

新中華叢書

文藝彙刊

屠

戶

熊佛西著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新中華叢書
文藝彙刊之一

屠

戶

熊佛西著

上海商務印書館行

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廿四年五月十五日執照警字第四六六二號

民國廿三年十二月發行
民國廿九年七月再版

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五二號

文藝 屠 戶 (全一冊)

◎ 實價 國幣二角五分



著



西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

上海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總發行處

昆明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

各埠

中華書局

寫劇方法（代序）

此處所說的寫劇方法是具體的，不是抽象的。

在抽象方面，一個劇本難免不表現一點思想，不論是厭世的或是樂天的。因為一個劇作家有他的人生觀及宇宙觀。雖然他並不存心借着寫劇來宣傳他的思想，但無形中他是一個思想的傳播者。不過在未下筆之前，他必須要有不能不下筆的情感衝動。有了濃厚的情感衝動，然後才可下筆。究竟怎樣下筆呢？這就歸到具體的劇本結構了。

在具體方面，一個劇本應有高明的技術。劇本中的思想是藝術的，這是關乎作家的天才，決不能勉強得來的；然而其中的技術却能用苦工和長久訓練換來的。因為技術是科學的，是機械的，只要肯學是學得會的。

不問材料繁簡，一個劇本必有三部分：頭，身，脚。即使一個獨幕劇，亦必具此三部。頭部，介紹所有的角色，將他們的關係弄得清清楚楚，令觀眾明瞭你在下面要說的是些什麼；觀眾明瞭之後，自然就會發生興趣，就急於要往下看。所以一個劇本的頭部最要緊的是明晰清楚。身部要有風

波。風波要有意義，要有來路與去路，決不可像偵探小說中無情無理的風波。這種身部的風波，普通稱為「發展」。發展須處處清楚，處處暗示，處處有吸引力！脚部就是劇尾。劇尾要含蓄而有餘味。以上是獨幕劇寫法的大概。三幕劇，四幕劇，五幕劇的寫法都是如此。西洋批評家根據已往名劇分析的結果，將一個劇本的構造分成五個段落：一曰介紹，二曰埋伏，三曰極峯，四曰下落，五曰結束。這亦無非要達到「起承轉合」「趣味生動」的境地。

法國的文豪大仲馬善於寫小說，不善於寫戲，但是他善於教人寫戲。有一天他的兒子小仲馬問他怎樣寫戲？大仲馬就告訴他說：『第一幕長一點，清楚一點，介紹所有的角色；第二幕發展第一幕裏所說的；第三幕短一點，結束起來；但是處處要有聯絡，處處要有趣味與餘味。』這話非於戲劇有深沉閱歷的人不能道出！

當你寫戲的時候，你必須在腦海中建築一個舞臺，因為戲是為演而寫的。在你未下筆前，最好讓劇中人在腦海的舞臺先演給你看，看他們的動作是否生動，看他們的言詞是否得力，看他們彼此的關係是否清晰，看他們從何處來，看他們往那裏去。這是我常用，最穩當的方法。用這種方法寫出來的劇本是沒有不能演的。

戲劇裏的脚色愈少愈好，但不可過少，過少又嫌單調。總之，你第一要注意一個脚色有一個脚色的用處。寫劇時應當問自己：我要這個脚色幹嗎？這個脚色可以省去嗎？這個地方可以加添一個脚色嗎？在每幕劇內最好不要同時有三個以上的脚色對話，因為那足以使觀眾的注意力減少。你的材料要加以剪裁與挑剔。要善於割愛。不要把許多要緊的東西擠在一個戲裏，因為這樣反能妨害劇中的精彩。挑幾個最重要的脚色，表現一個或一段最精彩的思想；否則印象就不深刻。並且須牢牢地記着，劇本是拆得開門得攏的，決不能隨便加減。同時去掉一切不要緊的動作和說明，因為聰明的導演家及演員，自然會隨時隨地的去體貼。

戲劇上的「三一律」是指時間、地點、與動作說的。這三項都要一律。亞理斯多德說劇中的時間不要出太陽的一週（二十四小時）。我以為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可以打破，動作的限制萬萬不可打破。內外的動作應該一致。一個劇本的好壞，就看它的動作是否統一。法國劇作家最遵守三一律。英國的莎士比亞是一個浪漫派的作家，他不受三一律的限制。時間與地點雖不必受限制，但亦要斟酌。同時要顧到劇場的經濟（佈景用費），觀眾衆的經濟（時間開幕和看戲的時間）。

「幕」字有二個解釋：一是指 *act*，一是指 *Curtain*。所謂 *act* 的功用多少偏重於動作方面的統一。所以幕的劃分是應該以動作的段落為標準。每幕應有每幕的動作，全劇又應該只有一個動作。有許多動作是肉眼可以看見的。有許多動作只有「心眼」才能看見。這全靠作者的靈活運用。*Curtain* 是用在一幕表現終止時拉攏或落下來。這是戲劇中換景換時的一種緊要的程式。但在閉幕的時間內，劇仍然是往下演着，在觀眾的腦子裏連續的演着。在這個期間所表現的動作或劇情是肉眼看不見的。

劇本的長短不在文字多寡，應以表演所佔的時間為標準。普通，獨幕劇的時間是由二十五分鐘到四十五分鐘。多幕劇往往是從兩點半到三點，過長或過短，都能影響演者觀者的經濟與興趣。

有人以為戲劇的價值不如電影的大，一般人大概都承認這是千真萬確的。其實不然。譬如在電影內要表現一個喜馬拉雅山，必須把喜馬拉雅山的照片映演在觀眾面前，觀眾才能相信。這是電影的好處，也是電影的壞處。在舞臺上要觀眾相信有個喜馬拉雅山，在面前不必一定要有個喜馬拉雅山，靠着演員內心的動作，與演述的神情，可以告訴觀眾某處有一座喜馬拉雅山！

假如觀衆肯用「心眼」去看，當然可以領略一座較電影中還要動人的喜馬拉雅山。這樣一來，餘味自然更長，力量也就更大。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比喻罷了。會寫劇的人沒有不會寫電影；會寫電影的人未必會寫劇。因爲舞臺劇的限制較嚴於電影劇；寫舞臺劇是比較受限制的工作；寫電影劇是比較自由的工作。

末了奉勸未來的劇作家：請你千萬小心，不要上了規矩的當；你只可拜會規矩，切不可投降於規矩！寫劇雖不一定要規矩，但你必須知道一切的規矩。

屠戶

(三幕劇本)

人物

王大 年約三十歲的農民。

王二 王大的胞弟，年約二十五歲的農民。

王大嫂 王大的妻子。

王二嫂 王二的妻子。

孔屠戶 著名土豪，年約五十。

巡長 縣衙門的巡警。

小七 小飯館的掌櫃。

吳賴 賭棍。

樵 現在。

點 某縣城附近的農村。

第一幕

景：土房一間。正中爲大門，左右爲過道。左通王大住所，右通王二住房。此處原爲大屋門進過道，故無陳設，除了一個褪色的方桌合幾個斷腿爛脚的凳子，以外什麼都沒有。開幕時，王大怒氣填胸，咬牙切齒，使勁的用拳頭在桌上槌道：『這不行！』王二的態度雖比較平和，然而臉上的神色也嚴重得够瞧了。

王二 我說大哥！你不能這樣！

王大 （又向桌上較重的槌了一下） 我就是這樣！你敢把我怎麼樣嗎？

王二 你是大哥，我那敢把你怎麼樣！可是你不能這樣無理！

王大 無理——看看誰無理？

王二 我記得清清楚楚，父親臨死的時候，把這間過道歸給我了！

王大 可是母親臨死的話你都忘了嗎？他老人家不是把這間屋子分給我了嗎？

王二 父親的話可靠些！

王大 父親死在母親前頭，我們應該服從母親的話！

王二 母親是女人！婦人家只會做些針線什麼的，分配家產她們是不懂的！

王大 放屁！母親不會分配家產？

王二 大哥！我告訴你！你不能罵人！

王大 罵了你！怎麼樣？你既可以「說」母親，我就可以罵你！

王二 我那敢「說」母親？我是說父親在世的時候，早已把這十一間房子分好了，——你得東邊五間，我得西邊五間，剩下的這一間過道，不好分，說我小，就給我了。

王大 父親臨死的時候，不是發燒很厲害嗎？那時候的話都是迷迷胡胡不可靠的，

王二 你說父親的話不可靠？那麼誰的話可靠？

王大 母親的話！

王二 父親的話！

王大 放屁！

王二 你才放屁呢！

王大 你……你敢罵我！我揍你！

王二 你揍你揍我，我就揍你！

王大 好好！

（王大正要動手打王二時，王大的妻子。）

王二 你打你打！

大嫂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（王大嫂把他們哥兒倆拉開了。）

王大 真把我氣死了！真把我氣死了！

大嫂 什麼事情把你氣成這個樣兒？

王大 他……他這個不懂事的東西，他……他敢罵起我做大哥的來了！這簡直反了天了！沒有

王法了！我……我非揍他不可！你別……你別拉着……我……我……

大嫂 得了！得了！他到底是你的兄弟，不是外人，說你幾句又算什麼？（轉向王二）弟弟，你又是

爲了什麼？

王二 大嫂！您不知道我受的冤屈！大哥近來對我實在太難了！

大嫂 你是做弟弟的，大哥說你幾句是應該的。也是爲你好。

王二 爸爸媽媽活着的時候沒有罵過我，他現在來罵我，那不成！

王大 罵你？我今天沒有揍你就算好！

大嫂 你就少說一句得了。到底今天又是爲了什麼？還是爲着這間房子嗎？

王大 可不是嗎？他老是一口咬定，說爸爸臨死的時候，把這間房子分給他了！爸爸臨死的時候，你不是在跟前嗎？他說過這話嗎？

大嫂 我記得清清楚楚，爸爸沒有說過。（轉向王二）這就是你不對了，弟弟，你爲什麼爲了這間房子老和哥哥搗麻煩呢？媽媽明明把這間房子分給你哥哥了；就是沒有分給你哥哥。你做弟弟的也應該讓給他。

王二 憑什麼我應該讓給他？

大嫂 因爲他是你的哥哥。

王二 哼！哥哥？

大嫂 哼？你『哼』個什麼勁兒？我是你的大嫂，你知道嗎？

王二 我怎麼不知道？我早知道你們倆口子合起來欺侮我，霸佔這間房子！

王大 霸佔這間房子？誰？

王二 你們倆口子！

大嫂 弟弟，我告訴你：你不能這樣無法無天的？

王大 讓我來揍他，這孩子非揍不可，

王二 你敢！你試試？我到衙門裏去告你！

王大 你到衙門裏去告我？我不敢揍你！你瞧着！

（王大跑過去把王二扭倒，王二翻過身來，又把王大壓在地下，王大嫂見事不佳，走過去幫忙王大，正在這噪雜紛亂的時候，王二嫂提着一筐子青菜由外面進來。）

二嫂 這……這……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怎……怎麼……怎麼你們倆口子合起來打他？

大嫂 二嫂！你回來了正好，他們哥兒倆又打起來了！你趕快把弟弟拉走吧！

（王二嫂將筐子放下，推開王大，把她的丈夫拉在自己後邊。）

王二 好……好……好毒的手！倆口子打我一個！你們來吧！你們來吧！我願意讓你們打死！

王大 我今天沒有揍死你，就算饒了你！

大嫂 弟弟，你可不要亂說啦，什麼倆口子，我可沒有打你！

二嫂 你沒有打他？我明明瞧見你打他一拳頭！你們倆口子究竟幹的什麼玩意兒！

（王二嫂氣勢兇猛的朝着大嫂的胸口推了一掌。）

大嫂 你怎麼啦？難道你也要和我比個高低嗎？好好，老娘就揍你！

（說話間大嫂追過去打了二嫂一個巴掌，二嫂趕過來又打了大嫂一拳頭，於是你一拳頭來，我一巴掌去，滿臺飛跑，最後二嫂將筐內的蔥根蒜頭亂扔一陣，大嫂爲禦防起見，急將方桌當作盾牌，同時滿口『不要臉』的大罵。這樣一來更把二嫂弄急了，於是將筐內的芝麻醬抓了一手抹去，恰抹在大嫂的臉上，好不難看，正在這沒可奈何的時候，土豪孔屠戶上。他長得胖矮的身材，深凹的眼珠，魚鉤似的鼻子，滿臉的兜腮鬚。無論到什麼地方，他老是離不開一個紅布包袱和那桿旱煙袋。）

屠戶 嚟呀！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！

王大爺，您來得正好，她們倆簡直不成樣兒了！

屠戶 噯！這又是爲了什麼呢？快去洗洗臉吧！好難看，弄得一臉的！是什麼著？芝麻醬吧？怪可惜了兒的！王二嫂！你快過來，把桌子扶起來！這是何苦呢？究竟你們爲了什麼？

王二 先是他們倆口子合起來打我！

大嫂 不成！我今天非和這婆娘拼命不可！

二嫂 拼命就拼命來吧！好不要臉的東西！

大嫂 我不要臉？我那一點不要臉？你說！你說！

屠戶 得了！得了！兩邊都不要說了。妯娌間不是外人，沒有什麼說不清楚的。好了！好了！王二，把你的媳婦帶到裏面去吧！

王二 是的，孔大爺。可是今天真把我氣壞了！

屠戶 沒有什麼。都不是外人。自己的哥哥嫂嫂說你幾句又算什麼呢？

二嫂 哼！哥哥嫂嫂配嗎？不要臉的東西！

屠戶 得了！得了！

王大 你再說！我又要揍你！

二嫂 你揍！你揍！

屠戶 走吧！走吧！不准再開口了。

（王二與他的妻子向右下。）

王大 好潑的娘們！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厲害的女人！

屠戶 可不是嗎？你這位弟媳婦真够厲害了！

大嫂 今天得虧您來了，孔大爺。您請坐吧。我得進去洗臉了。簡直不像人樣兒了。

屠戶 你臉上是什麼？都是芝麻醬嗎？

大嫂 可不是嗎？身上臉上都是的。都是那個不要臉的東西抹的！

屠戶 真是怪！可惜了兒的！我想你去好好的把它刮下來！還可以吃的！

（王二復上，站在右邊門口。）

王二 孔大爺，請您過來，我有話跟您說。

屠戶 是的。

（屠戶走過去與王二輕輕的說話。王大嫂往左下。王二說完話亦下。）